

重温美好

# 时光“葚”好

●青影

在我的办公室窗户外有一棵桑葚树，高大、挺拔，一直静静地站在院子西面的角落里，站立的时间应该很久很久了。我每天从窗户向外眺望，总能看到它一部分遒劲的枝干，却似乎从来没有仔细留意过它。

起初对它的印象，是每年五月，到停车场开车的时候，就会看到地上黑乎乎的一片，显得院落脏兮兮的。抬眼间，还有挂在树间的一张轻飘飘的网，如果有风吹过，熟透的桑葚就簌簌而落，偶尔有同事从网兜里捡拾熟透的桑葚吃。对此，我却并无好感，也不喜爱桑葚的模样。

后来，有一年的五月路过树下，突然感觉到肩头仿佛被重力拍打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落在了白衣服上，仔细一看，是一颗饱满的紫色桑葚从肩头滑落，白色的衣服立刻晕染开一朵紫红色的花，有些夺目。看着满树的桑葚，也有些怨怼的小情绪，却拿它没有办法。

过了些时日，早晨到办公室，发现办公桌上悄然摆着一盘籽粒饱满的桑葚。拿起一个送到嘴里，软绵绵的果肉鲜美极了，很甜很甜。醇正的果味游走舌尖，瞬间就颠覆了之前对桑葚的成见。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小東西，问同事从哪买来的？同事看着我，指指二楼阳台。原

夏日甘甜

# 长不大的西瓜

●崔安宁



资料图片

每年舅舅都种一亩西瓜，今年也不例外。为了实现吃瓜自由，我去舅舅家拿了几棵西瓜苗。

虽然小时候家里也种过西瓜，我却毫无种植经验。好在西瓜培育起来并不复杂，舅舅又把种植方法提前告诉了我。尽管如此，我也不敢掉以轻心。西瓜苗栽进地里，从开花到修剪侧蔓，再到授粉，每个阶段我都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。没过多久，就长出了鸡蛋大小的瓜。

西瓜的出现，预示着追肥的开始。我买了不少好肥料，按照使用说明科学施肥。可是，西瓜长到拳头大就不长了。起初以为肥料不够，又追了一次肥。等我施了三次肥，西瓜依旧没有长个。我怀疑是肥料出了问题，于是更换了肥料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无论怎么换肥，西瓜都没有变大。

为了早早吃上自己种的瓜，我打电话向舅舅求救。这时，我才明白不是所有的肥料都能直接起效。肥料过多，会导致营养过剩。因此，西瓜需要“打头”和“疏果”。“打头”就是掐掉顶部藤蔓，不仅能让营养倒流回西瓜，还会加速西瓜生长。而“疏果”就是摘去一些小果，可以保证较大的西瓜得到足够的养分和空间。

都弄好之后，西瓜竟然长了足足一圈。我不敢懈怠，尽心尽责浇水除虫。让我大跌眼镜的是，过了几周，西瓜的叶子开始干枯，瓜也停止了生长。再问舅舅，原来西瓜膨大时，需要保持水分才能将养分集中供应到果实上。我开始疯狂地给它补水，然而无论浇多少水，瓜始终没有动静，枯叶也越来越多，最后藤蔓也干枯了。

既然不缺水、不缺肥，那必然就是病害。我跑到农药店描述了一番，老板推荐了一些专治西瓜干枯和杀菌的药。药喷了，没有半分效果。没过多久，西瓜的叶全枯了，藤蔓就像没了灵魂的麻绳，静悄悄地躺在地上。我再

午后听雨

# 下雨的日子

●陈雪

下雨的日子，时光是潮湿湿的，也是软绵绵的。雨是云朵灰暗的心事，郁积的情绪，落落寡欢的泪水。它在空中写诗，叮叮当当，淅淅沥沥，一句又一句，一首又一首。每一个字都饱胀着情感的水雾，每一个句读都断不开连绵的深情。

云朵不会说话，于是下成了雨。下雨的日子是适合躺平的。什么都无须做，只是躺着。听雨抑扬顿挫，似诉说，似独白，似咆哮……总有一滴雨能落进你的心里，化开你沉在心底的心事。或许是儿时的一次挨打，很莫名的，被妈妈打了一顿。那时，你没有哭，只是愕然，看到她冷漠的表情后，你把泪水生生吞进肚子里，起床做事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你第一次学会了沉默，学会了察言观色，或许还学会了别的东西，年幼的你不知道那别的东西是什么，要经过无数场雨的浇灌，你才朦胧地懂得，而那时，你也已经释怀。又或许是青春时期的那场暗恋，曾经暗生的情愫芜杂纷乱，葳蕤蕤蕤地占据了你青涩的荒原。期待、躲避、偶遇、逃避……你一个人不动声色地兵荒马乱，看它发芽、生长，看它伸展、萎落……你是青春的懦夫，亦是青春的逃犯。总有人会折磨你一场。正如，你也曾折磨过别人，要许多年以后，你才在一场场雨里明白，那不是别

人折磨你，是你作茧自缚，庸人自扰，是你自作多情……可是，那也是你的青春。

你还记得那个一直被你忽视的男孩，记得那个平平无奇的夜晚，你们在小卖部偶遇。他慌乱地把两颗糖扔给你，你拒绝，想唤住他，让他带走他的糖果。然而，他早像一阵风逃离得无影无踪。你只是好奇，觉得他很奇怪，你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。还是幼童时，你一声声唤他哥哥，像一只跟屁虫。时间总是暗暗挥刀，把你们青梅竹马的过往一片一片割掉，让那些碎片随风而逝，以一种无知无觉的方式。你一路狂奔，早把那个哥哥遗忘在儿时，他不在你的视线里，世俗的高考成绩早已把你们分成了两类人。或许在你仍青涩的十几岁，你就已然暗暗懂得一个道理：有些人只能做一时的玩伴，人与人的关系不过是陪你一程，我陪你一段，最终都会化为孤独，各自前行。

直到多年后的一次偶然，你才明白你曾经无知无觉地参与了一个男孩的整个青春，原来那么多人都一个人兵荒马乱过。这一切，都是在一场一场雨里体悟出来的。总有一场雨能洗尽岁月的尘埃，许你一场寂寞而温柔的告白。

下雨的日子是最适宜闲坐的。什么都不用想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听雨，听雨滴用生命写下的叙事长诗，去呼应你心底的那一份柔情……

多年以后，每逢夏天，我都会想起童年时候站在老院门前嗦着小豆冰棍的那些遥远的日子。

姥爷家的老院，承载了母亲和我两代人的记忆。两间铺了灰瓦片的平房，一南一北，中间有个方方正正的小院子，院内种满了黄瓜、茄子、豆角和丝瓜。我在老院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时光，它与我之间，有着太多太多讲不完的故事。然而，每个故事中都回响着胡同深处那熟悉的叫卖声，犹如一段灵动的背景音乐，质朴而亲切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到了夏天，扎着两条羊角辫的我，就穿着啪嗒作响的塑料凉鞋，在老院门前肆意奔跑。经常是还没见到人，就听到胡同深处传来抑扬顿挫的叫卖声：“磨剪子嘞，抢菜刀！”“新鲜的热豆腐！”“收长头发发辫子嘞！”……那声音婉转悠扬，穿过灰瓦白墙，穿越漫长岁月，在斑驳的胡同里浮浮沉沉，来来去去。而那一声魂牵梦萦的“小豆冰棍”，则是属于我的动人乐章。

每年夏天，卖小豆冰棍的老爷爷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胡同口的时候，我都如同过节一样兴奋。“卖冰棍！卖小豆冰棍！”这声叫卖就像一阵清凉的风刮到我心里。自行车后面驮着个白色泡沫箱，箱子仿佛有魔法，总有拿不完的冰棍，实际上只有红豆和绿豆两种。那时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中从那神奇的箱子里取出一根冰棍，在老院门前边玩边吃。

我舔着嘴唇，咽着口水，兴冲冲地跑回老院喊姥爷。姥爷对我一向大方，从兜里摸出两毛钱递给我，嘱咐我慢点吃，别凉着肠胃。我顾不上应答，飞跑到卖冰棍的老爷爷面前，看他苍老的手慢慢掀开泡沫箱上的花棉被，等到一根根排列整齐、结着冰霜的冰棍一下子出现在眼前，我的心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那冰棍又沙又甜，散发着浓郁的豆香味，吃的时候可以咬到软软糯糯的豆子。我举着一支冰凉的甜蜜，一口一口慢慢咬，在嘴里慢慢吮吸，任豆粒和冰沙在舌尖打转，直到冰凉凉甜丝丝的幸福传遍全身。

姥爷说，卖冰棍的老爷爷比他年纪还要大。天太热，不容易，我们买一根，他就少在太阳底下跑一会儿。除了老院门前胡同里清凉的冰棍、喷香的爆米花、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，还有街道十字路口处的甜筒冰激凌、马路对面商店玻璃柜台中的巧克力、小桥尽头面包房里香味四溢的鸡腿面包……每一种美好的味道都游走过我的味蕾，如同姥爷的爱环绕着我的整个童年时光。夏日的阳光是那样浓烈而耀眼，在隐秘之处，知了正高声鸣唱。老院里的向日葵、茉莉花开得正盛，地里的黄瓜、豆角纷纷攀爬上架，成了另一种难忘的图景。胡同里的祖孙俩一高一矮，共度悠长夏日，时间仿佛在此定格，永远也不会流逝。

有一天，当熟悉的叫卖声再次在耳畔响起，老院和童年已经离我远去。姥爷也离开了我们。老院门前的童年滋味，成了我心中最难忘的篇章，就像《花开忘忧》的歌中所唱：“我们苍老的时候，就回到小时候……这份爱，只是活在另外时空。”

时间碎片

# 老院门前的童年滋味

赵西蔚



来稿要求  
1000字—1500字左右，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，而且一定要原创，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zaobao-fukan@126.com

扫码关注  
“文化青岛”